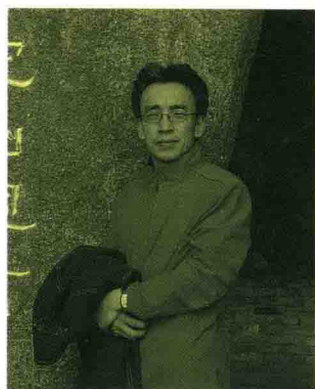




远山的钟声

YUANSHAN DE ZHONGSHENG

侯健飞◎著

一部宁静而忧伤的心灵悦。



远山的钟声

YUANSCHAN DE ZHONGSHENG

侯健飞◎著

一部宁静而忧伤的心灵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山的钟声 / 侯建飞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5.9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 - 7 - 5468 - 1028 - 7

I. ①远… II. ①侯…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4150 号

远山的钟声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侯建飞著

出版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刘仕杰

封面设计:君阅书装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新浪):<http://blog.sina.com.cn/lujiangsenlin>

本社微博(新浪):<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 - 8773084(编辑部) 0931 - 8773235(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3 000

ISBN 978 - 7 - 5468 - 1028 - 7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生命在鲁院

李一鸣

鲁院，一个神奇的所在。一个小院，隐在十里堡；一座小楼，藏于芍药居。居于大都市，却没有豪华，缺乏轩敞。但在多少作家心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故乡般温暖。为她而来，跋涉千里；从此而去，频频回眸。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时间万水，空间千山，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情感美化、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鲁院，意味着单纯、纯粹、青春、美好，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文学栖居的远方。从与她结缘那天起，“鲁院”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情结”。回望，相忆，引颈，怅惘，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

在鲁院，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底蕴性打造，研究性学习，创新性研讨；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明晰的精神秉持，滚烫的心灵追求，深沉的文学担当；他们发愤着，孜孜不倦、兀兀穷年地阅读，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涵泳，博考经籍、捭华摘艳的覃思，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交心，且行且思、且珍且惜的实践，投身生活、扎根实际的体验，吟安一字、拈断数须的磨练；他们享受着，思与思的碰撞、诗与诗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对接、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拒绝知识性傲慢，呈现平等性亲和，力行研究性对话，达致成长性提高。

在鲁院，他们阅读先人著作，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追远溯源，捕捉远古的回音；披览当下文丛，沉潜涵泳，如鱼在水，探寻未知的秘境；清夜独坐，一桌、一椅、一笔、一纸、一键盘、一屏幕，一腔心绪，一幅剪影……

在鲁院，他们步入精神世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

美在品位。一个人抛却物欲，远离浮躁，沉下心，稳住神，坐得住，学得进，写得沉，不论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还是烈焰炽炽、热风难耐，潜心攻读，养性修身，自是一种境界、一种修炼、一种品位。灯红酒绿，太醉；香车美女，太俗；追名逐利，太累；鸡毛蒜皮，太碎。只有读书写作，最好、最妙、最美！

美在享受。读书写作，拍案而起，击掌而坐，捧腹而笑，抚掌而哭，扪胸而问；为之歌、为之舞、为之泣、为之诉；找到自尊、自信、自强、自己；寻回真情、真意、真志、真理；使人生得其所、生活充实、生长快乐、生命美丽。书人默契，会心而悦，读书写作真好！

美在进向。书到用时方恨少，写到深处最有味。读自然，一朵花上见命运，蓬松白云有人生；读社会，红尘滚滚藏清明，关系交织蕴涵深；读人心，大海般喧腾，密根般纠结，一个针眼，穿过八级大风；读佳作，形象上入心，理论上入脑，全局上着眼，细微处体验，读出语言、读出情感，读出哲学，读出诗性。读书，可救急；写作，能救命！

于是，读书写作，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追求、生命状态。

有一种力量，叫文学；

有一种美好，叫回忆；

有一种感动，叫青春；

有一种生命，在鲁院！

（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

C 目录 Contents

五月的鲜花开遍草原	1
远山的钟声	17
老 柜	48
家 事	56
排长老梁	74
走向枪口	103
春山·夏山	118
秋 山	137
桂 月	160
兵 屋	168
转过身去是人	184
北去的列车	192
跋	197

五月的鲜花开遍草原

草原公路

大胡子黄昏时分下了车，破旧的长途客车在原地拼命哼了一会儿，最后喷起一股黑烟，载着几位疲惫的草原牧民和来此观光的游客向北驶去。

北边是更远的北方，更深的草原。

大胡子伸了个懒腰，“噗”的一声，一股浊气从大胡子身上飘向洁净旷达的草原。大胡子是那种胃口很好，体格健壮的汉子。这种汉子是在草原何时何地都能很响地放屁的人，他们曾走南闯北，在草原还没有公路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敢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大声放屁的男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五月的黄昏还很凉爽，微风从大胡子脸上拂过，他晃了晃硕大的脑袋，像是驱赶一天的劳顿。大胡子坐了整整一天的汽车，此时他已经忘了他的出发地，也就是说，他从哪里来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关键是他来干什么。对目的地和他此行的目的，大胡子一直在动脑筋，以便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其中。他的工作专业性很强，其结果属于绝密范畴。绝密结果的事情让人忘却过程，大胡子的生活常常这样，就如现在，他已经记不清是从哪里上了汽车。

这是草原深处，农民和牧民杂居的村庄就在不远的夕阳之中。大胡子眯起眼向汽车远去的方向眺望。

什么也不会看见，搅成一团的蚊虫迅速包围了这位风尘仆仆的汉子。大胡子一边很熟练地用手驱赶着蚊虫，一边看着公路。

没有任何人影。此时正是草原人吃晚饭的时候。牛羊还在回家的路上，牧民的狗正趴在主人门前。一群鸭子集结在池塘边，这是很多人家的鸭子，只有它们的主人来，它们才肯各自散去。

大胡子在公路上停顿了一下。寂静的公路像一条什么人随意甩出去的灰色飘带，在大胡子深不可测的目光中，变幻着、舞动着伸向天边。

这是一条可以使草原脱贫致富的公路，也是这片草原唯一的一条公路。显然，公路的质量出了问题，一些硬伤和粉质沙石很明显。也许有人说这条公路太老了，但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这条公路还相当年轻。从基础上看，这条公路原本是要修成国家二级公路的。

大胡子弯下腰，很认真地系好旅游鞋的带子，这是一双很值钱的旅游鞋，从这双鞋上看，大胡子应该是个有些来历的外地人。但从他的行为举止看，草原人的特征又相当明显。大胡子现在不在乎人们怎样猜度他，系好鞋带，他站起来，把一双筋骨毕露的大手在黑色短裤上擦了擦，拐下公路。

太阳从西地平线上摇摇欲坠，显得巨大而无力，暗红的光晕映在大胡子蓬乱的头发上，使大胡子整个人散发着一股不可捉摸的雾气。

大胡子对这个地段是非常熟悉的。他拐下公路向东走了大约五十米远，而后沿着公路向北步行。

水獭草疯长起来，掩住了这个黄昏时分的独行者。一群归巢的鸟被惊动了，它们飞起来，在大胡子的头顶一圈又一圈地飞。

沿着公路的方向，大胡子很快便从一人深的草丛中看见了炊烟。他停下来，将一只挎包垫在头下，顺势躺下来。这时有一辆改装的手扶拖拉机开过来，拖拉机手大声地唱“提篮小卖拾煤渣……”京剧深受草原人喜爱，这里是满族人的集居地。驭手的好嗓子压住了机器的突突声，大胡子感到一阵莫名的亲切和放松。大胡子胸口像压着一块石板。

大胡子毕竟是一个孤独的行者。孤独是这种人的通病。

公路建成通车的日子在两年前，在大胡子的印象中，那的确是个大红大紫的日子。草原人舞起狮子，跑着旱船。野牛皮大鼓擂得山响，铜锣铜镲应和着，年老的阿叔一支唢呐年头古远，断断续续地吹出一种曲调……仰面朝天的大胡子想到这儿，干裂的嘴角闪过一丝微笑。

那天，他在一家草原饭馆喝醉了，烈酒壮阳，他乘着酒兴和饭店的女主人好一阵调情。那女人很有风韵，眼角荡着撩拨人的浅笑。大胡子想到这儿收住微笑，一个男人的脸孔浮现在他眼前。这个人是饭馆女人的男人，他生得很矮小，一只眼有点斜视。

村庄里传来一阵牛羊的喧闹声，狗的扑跳声和农牧民们的吆喝声。随后，公路再一次沉入寂寞。太阳完全隐没了。

马家营子

草原公路始于州地，深入草原。草原的深处有一个王朝的名字，叫做马家营子，是满族人打猎的地方。营子系满语，与屯兵有关，意即“哨鹿”——以木质长哨吹出雄鹿求偶之声，专引雌鹿出现而后猎杀之。这是满族人祖先的发明，哨声悠扬，但转眼就会鲜血四溅。葬身弓箭之下的多为年轻重情的母鹿。母鹿重情，被雄性召唤，迤迤而来，听见弓响，回身已晚，然后睁着美丽的大眼死去。

那时马家营子还没有公路。北部是海拔一千多米的坝上草原，南部是丘陵盆地。这里森林密布，河流纵横，茂草鲜花，万灵萃集。当年，满清的军机大臣是这里的主宰，百万大军曾威震北疆。然而当时没有公路，同时代文明的东西距此遥远，比如旅游，比如康拜因；还比如几百年后的电视和手机，以及模特和股票等等。总体来说，那时的草原无比洁净，空气中始终弥漫着牛粪和鸟粪的气息。

自从有了公路，马家营子的天空就多了一些迷蒙的尘屑。牛粪的味道减弱了，汽车的尾烟纠结起来，在草原的某一处形成一种类似乌云的

东西。虽然如此，由于空气新鲜、花草美丽，还由于能看到獾和狐一类的野生动物。有一天他站在一个山岭上向公路的远处看，然后说他娘的，像黑蛇嘛。回了村，羊倌就让其他牧民站到山岭上向公路的远处看，都说像黑蛇。

有了公路，草原的旅游发展很快，外来的新鲜事物大量涌进。草原人说，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托毛主席的福，托共产党的福，有了这条公路，马家营子就过上好日子了。

然而，仅仅过了两年，这条巨资修建的公路竟突然露出衰老的败相来。去年一场大雨冲毁了无数路段，这些地段本该建些小桥，但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建，大概是经费紧张的缘故吧。在距马家营子五公里的地方，柏油公路早已变成泥沙路。

情况反映到省府，一个调查组很快成立了。不久，一个惊人的消息迅速传开，原来负责修建这条公路的总指挥和负责验收的某某和某某官员贪污受贿。

方生和他的老婆孩子

方生家住的地方当然是马家营子。方生的家在公路的西侧，离公路大约二十米远近，有六间样式古老的民居。方生的家不是独门独户，这里住着二十来户人家，不很集中，因为草原的地皮不值钱，家家套上大院，打上院墙，大院气派得像地主。

这里人的祖上都是牧民，靠牛羊、燕麦和白薯为生。方生也不例外。方生是个没有一点特色的农民，和所有像他这种年纪的汉子一样，靠畜生和土地掩埋了父亲，然后娶了媳妇。方生唯一不同的是有点文化，还有点买卖人的头脑。

从马家营子顺着公路向北走大约三公里，有一座赭色的山峦，叫乌兰布统，这在草原来说是十分少见的。山不很高，山的西面有一个湖泊，名泡子河，俗名将军泡子。这是一个古战场。新疆厄鲁特蒙古准噶

尔部落首领噶尔丹，兼并卫拉特其余三部后，势力渐强，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年）八月进扰内蒙古，挥师南下至乌兰布通。康熙皇帝命其兄福全等率军围歼。清军与叛军在乌兰布通展开血战，后来噶尔丹战败溃逃。战斗中，康熙的娘舅、将军佟国纲战死在泡子河，从此人称泡子河为将军泡子。寻幽探古是旅游的一项内容，将军泡子即成一景。

方生是那种很沉默的汉子，也是个很有预见性的汉子。在建公路这事八字还没有一撇时，他就意识到这里将成为旅游胜地。于是，他及时而正确地变卖了牛羊，出租了土地，在祖上留下的大院盖起前后六间平房，开了马家营子第一家饭店和杂货铺。虽然公路建成后，这里又有马姓两家大户相继开了旅店，但由于方生是这里的第一家，生意一直做得好。

方生的老婆叫额巴，是个蒙古族女人。人们都说额巴漂亮，可又说不出咋个漂亮法。有一年草原上放了一场电影，演电影的女人脸盘子大，红里透白，腴也大，一摆一摆的，奶子也大，上下颤得人心跳。之后有一个学生说这个演员叫斯琴高娃，于是草原人一说起方生的老婆就有了比头：这女人，俊得跟演电影的斯琴高娃似的。

额巴的娘家在将军泡子那边，不很远，她嫁给方生，只是图方生本分，有几个字的文化。但在理家持财上，额巴却是唱大戏的。家里开了饭店和杂货铺，额巴自己先到州地拜了一回厨师，回来后就成了马家营子第一掌勺儿。额巴菜炒得香，人也干净，这对做生意来说无疑是一种本钱。

也会有草原汉子半真半假地打额巴的念头。没做生意前，额巴的眉脸不会给闲人以得手的机会，但做了生意，额巴索性敞开性情，只要是男人掏钱吃饭或买东西，和额巴荤点素点没关系。方生是个很自信的男人，他相信老婆不会来真的，平时就睁只眼闭只眼。

额巴给方生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取名大有的男孩十一岁，取名大雁的女孩八岁。这是两个非常漂亮可爱的孩子，是汉蒙结合的产物。按时兴的说法，也该算做混血儿。方生是汉族，在草原上属于异族，而且，方生的骨架是汉人中最小的，他很矮小，虽然还算年轻，但

终因矮小而显得力量不足。但两个孩子却不同，因为大家已经知道方生的老婆额巴是蒙古族，所以大有和大雁的可爱模样人们就会想象出来，是那种白里透红，大眼睛，眼珠略黄，生着一排细密白牙而且身高马大的孩子。

方生最不好的一点是忘性大，过去的事儿不久就忘了，就是对人也一样。有一次方生的童年伙伴从外地回乡，在他家门口遇见了灰头土脑的方生（方生那时还很穷，穷人在外乡人面前总有些灰头土脑）。方生抬头看了他一眼，丝毫没有认出来，还以为这是一位来吃饭的旅客。伙伴对他很不满，讥讽他还没有发财就认不得人了，其实不是，方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方生家的休息日

方生的好日子在五月，五月的鲜花开遍草原。旅游的旺季来临后，方生的生意就越发做得顺畅，余钱渐渐攒了些。有了余钱，方生就托城市人给老婆和儿女们买回成品衣服，花花绿绿的，在草原上很是惹眼，在马家营子也很惹眼。

于是，很多人的话言话语就复杂了。有人说，方生啊，该歇歇了，钱这东西是好东西，可钱多了也扎手。有的说，方生你爹有种，养了你这个有脑袋的儿子，可惜他没福，早死了几天，要不然，好日子过上了。还有的人说，方生你他妈能的，钱都让你挣了，看把你老婆骚情的，鞋跟高得像驴屙，浪得马家营子着不下她啦。方生你个呆瓜，只认了钱，小心老婆把大肫也卖了……闲话一多，方生也想，操，可不是咋的，眼下钱是不愁了，何苦这样没黑没白地干！操，人家城里都双休了，我他妈干吗不单休一下。于是和老婆额巴商量，想像城里的人那样每周休息一天。老婆是有主见的女人，一听就瞪圆了眼睛。放你妈的屁（老婆这些年也跟方生学会了脏话），这饭店和杂货铺的活你干了多少？就想摆谱了！方生争不过老婆，一个操字没出口，只好连哄带劝把老爹

下世的五月十号当成休息日。

五月十号，每年这天，方生的饭店和杂货铺全天关门。人们问方生为什么在这么好的日子休息，方生就说，操！你们懂啥，这种挣大钱的日子停业一天，说明我方生，操，不是个特别贪钱的人。操。

草原之夜

大胡子敲开方生家的门时，天完全黑了。草原离天近，几颗大星星在马家营子上空一闪一闪的。

方生开了门。是你？方生说。方生的表情有些意外，有些勉强。

有好几年没见你了，啥前当地土语，意为“何时”、“什么时候”。回来的？操，发横财了吧？方生说。

方生说着拉亮了身后的电灯。电灯的度数小，光线有些红。

可不是我，才下车。大胡子说，你才发财了。方生你才发财了呢。额巴呢？大胡子说。

她回娘家了。今天是五月十号，我家歇着。狗屁女人，歇一天也回去，跑骚呢。方生说。方生的骂像是有意给大胡子听的。

真不巧，额巴不在，我有两年没登你家门槛了。大胡子说。大胡子也许想起了什么，语调就不像大胡子本人的。

操，先刚我还说呢，可不有两年了，回来就好，这回你爹有指望了，糟老头子，熟透的瓜了，不知哪天崴茄子呢。走，上屋里坐吧。方生侧了下身子说。方生这样说时始终没露出笑模样。

不上屋啦，我来打点酒，顺便有个账要算。大胡子说到这儿放了一个很响的屁。

方生皱皱眉头说，啥鸡巴账，我早忘了，没俩屁子，你爹倒是欠俩酒钱，我也没记账，谁跟谁。方生记不得大胡子欠他的账，这样说。

可说呢，打酒也不挑个日子，一年就歇一天，不好破坏论道呢。方生说。

你还不知道我，啥鸡巴论道，人活到今天，是好是坏大小斤赶的，这年头，要死要活扁朝上。分跟谁，我来打酒，大老远回来一回，你还能给我个大长脸，弄我个大臊猫？操，真鸡巴的。

那倒是，分谁跟谁。方生说着从后屋走出来，向前屋走。大胡子跟在后面。

前屋是杂货铺。

你俩崽子呢？大胡子指的是大有和大雁。

野去啦，狗操的，屎养的，不爱学习，大的是，小的也是。方生说，掏钥匙打开了杂货铺的后门。

杂货铺的灯随即拉亮。灯泡度数大，亮光光，有些刺眼。有几缕光从窗户的护板缝向外射去。对面就是那条公路。一条闲狗正好路过，灯光猛地射出来，吓了狗一跳。狗跳了一下，接着汪地叫了一声。狗竖起耳朵，又跳了一下，然后冲着杂货铺的窗子又叫了两声。

你家的狗？大胡子看着窗子的护板说。

把灯拉了吧，不然别人还以为你卖货呢，都来了就坏了，那就破了你的论道。大胡子说。

大胡子这样说时表情有点复杂。大胡子突然想起一句俚语：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拉灯？瞎扯呢，拉了灯能看见打酒？黑灯瞎火的，我又不是猫眼。不担心，我上着护板没人来。方生说。

大胡子的影子在墙上晃了一下。

瓶子呢？方生问。接着方生说，这狗是下院老李家的。操，我倒喜欢狗，但额巴这女人不让养，怕吓了客人。可老李家的狗，净管闲事。狗这东西就是爱管闲事。方生说着打开酒缸的盖子。

大胡子从挎包里拿出一个绿酒瓶子，是农村打酱油那种长颈瓶子。然后又掏出一个红皮笔记本。

先别打酒，你先看看这个。大胡子举着红皮笔记本说。

啥鸡巴玩意儿？方生看看笔记本问大胡子。大胡子站在方生旁边，大胡子十分健壮，个大得像一堵墙。

你还记得前年那次请客喝酒吗？……大胡子突然压低了声音问。

喝酒，请客？啥鸡巴时候的事了，这开饭馆的，哪天不喝酒，不请客。方生接过笔记本，随便翻了两页又递给大胡子说。

真忘啦？你可别装，就是有州府的余总指挥，县上的高县长……还给你……大胡子有点不耐烦。

噢，你看我这忘性，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操，你看我这忘性。哎呀，那可是我见过的最大干部啊，真该感谢余总指挥，那次硬掐脖子给额巴五百块哪……方生欣喜地想起了往事。

方生早把这回事忘了，虽然一下子白得了五百块钱，但方生忘性强，方生就是这样忘性强的人。那天发生的事情，方生早扔到二门子后去了。

咋样，余总没亏待你吧，不过这事儿……我说，这件事你没和别人说过吧？大胡子紧盯着方生说。

哪能呵，连额巴都不知情。那几只黄羊我放薯窖搁了两天，跟着都摸黑拉走了。方生合上笔记本说。方生在笔记本里啥也没看见，方生还没弄明白大胡子让他看什么。

额巴真不知道？大胡子不大相信。

靠，一个鸡巴老娘儿们，嘴漏风，这事能让她知道？方生提起大胡子的绿酒瓶子，准备打酒。

先别忙，先别忙着打酒。大胡子说。

你真谁都没说？这些天风头有些紧，你可说实话。大胡子说。

谁都没说过，操，连额巴都不猫影儿，骗你天打五雷轰。方生瞪圆了眼睛。方生的一只眼睛有点斜视，一瞪圆就更有斜视。

那好，那你麻利儿看看这笔账。大胡子说着，把笔记本翻到某一页，顺着柜台推给方生说。

红皮笔记本很小，大胡子的手很大。这时方生看见大胡子的手有点发颤。

嘟嘟嘟，这时大胡子又放了一连串响屁。

方生拿起笔记本，向灯泡的方向顺了顺。方生想认真看看，想看看是啥账。

其实方生什么也看不懂，那页纸上密密麻麻地记了许多符号和数字。数字和符号一串一串的，让方生看了眼花。

操，你让我看啥，我没看见啥……方生到这儿听到一种大口喘气的声音。

方生有些惊异，方生想抬头看看是谁在喘粗气。方生直到这时也没想别的，他只想看看是谁在喘粗气。

就在这当儿，一道绿光在方生那只斜视眼的旁边晃了一下。“嘭”的一声，长颈酒瓶在方生的脑瓜盖上爆炸了。

是大胡子打的。大胡子喘着粗气。大胡子这一下用了十分的力气。其实不用十分力气，打方生这样的人大胡子不必用十分力气。

方生哼了一声，顺着柜台出溜下来。方生像一摊泥那样堆成一堆。这回方生没说操，只哼了一声。

大胡子转身抄起一把钉锤，瞄准方生的太阳穴，像往里钉一颗钉子那样狠劲一下，“噗”的一声，方生的圆脑袋像一个萎掉的西瓜那样瘪了。一股温热的黑血很快涌出来。

看着汩汩流出的血，大胡子产生了片刻迟钝。大胡子的迟钝不是害怕，是因为锤子，他没想到钉锤这样方便，像给他预备好似的。锤子在大草原和耒耜铁锹一样，是农民常用的家什，何况这里的木匠很多，锤子在杂货铺是十分顺手的工具。锤子杀人也挺好使。这一点大胡子事先没有想到。

五月的夜幕和马家营子的一切融为一体了。公路另一侧传来电视唱京剧的腔调：“我本是卧龙岗……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大胡子又看了一眼堆成一堆的方生。方生不会再站起来了。方生彻底成了一堆，像一堆没活气的肉。

方生的血继续流。人的血可真多，已经流了半屋地了，还在流。

大胡子伸手把灯拉灭了。片刻，后院的灯光射过来，货架上的肥皂、竹筷、暖瓶、红糖、碱面、食盐、电灯泡和包装纸也发出幽暗的光。

后院的大门响了一下。刚才叫了两声的那只狗又叫起来，是下院老李家的那只狗。

大胡子没有马上走的意思，他向柜台靠了靠，选了个最佳的位置，

大胡子躲在最暗处。

杂货铺的后门大敞着。后院的灯光射进来。后院的灯泡度数小，光线射到前屋就有些发黑。

爹。走到当院的大有向后院喊了一声。

爹。大有又喊了一声。见没人应声，大有并没想什么。大有腾腾地向亮着灯的后屋走。大有很有力量，大有走路腾腾的。

大有个子很高。大有的身高不像一个十多岁的孩子。

大有在后屋没有看到爹，反身走出来，这时大有看见杂货铺的后门大开着。大有知道是他爹开的。只有他爹和他妈有杂货铺的钥匙，而他妈不在家，只有他爹能开。

大有来到杂货铺门口。大有突然有点迟疑。大有还是个孩子，他看见店里没亮灯就有点害怕。小孩子都这样。草原的孩子也不例外。

爹。大有叫。

爹你拉开灯。大有说。

爹……你别吓我，我再也不出去玩了，爹，我害怕。大有的声音有点哭腔。

没有动静。大有见没有动静，又迟疑了一下，就一脚跨进门去。

大有错了，大有不应该进去，谁都知道大有不该进去，但大有进去了。由此看来大有是个很勇敢的孩子。

进了屋的大有啥也没看见，屋里黑黑的一片。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

就在这时，大胡子向大有举起了锤子。

锤子下落的时候，大有意识到了什么，他想退出来，显然来不及了。他叫了一声什么，一偏头，锤子落在大有肩上。

妈哟——大有尖叫了一声，飞身跳起来，一下子跳过了柜台。

大胡子反身追来。大有已经跑到杂货铺的正门口。但可惜的是门是反插的，屋子又黑。大有抓了一把，淡蓝色的门帘被拽下来。

大胡子一把抓住大有的上衣，另一只手再次举起锤子。

大有回身抱住了大胡子的手，狠狠地咬了一口。挣扎中，大胡子的锤子再一次落空。大有又向门抓了一把。大有很清醒，他想拨开门插，